

文化圖騰

世上絕無夏鼎乎？有。吾曾細觀之。那可能是目前世上唯一現存的公元前二十一世紀的夏王朝的青銅雲紋鼎，現珍藏於上海博物館。

自一九五九年始，在河南二里頭陸續出土了不少夏代的青銅器，如多件青銅爵，其中最著名的是「乳丁紋青銅爵」，這應該是現出土存世的最早的青銅酒器，其造型奇特飄逸，立似靜，觀似動；輕盈玲瓏。長流尖尾，束腰細足，宛如展翅欲騰的雀鳥。也出土過管流角，也是一種酒器，體態修長，細腰高頸，杯體下有一圈圓孔，可能有飾品嵌在其中，翼腰之間有把。最珍貴的是一隻兩耳三足的青銅器，夏鼎。

夏鼎，堪稱偉大的文化圖騰。鼎是華夏文明的代表，捨此不能表達。泱泱華夏，縱橫五千年文明，何物能代表？公元一九九五年，聯合國成立五十周年華誕，中國國家領導人去祝賀，要送上一件禮物，要求能代表中華民族偉大的國家、悠久的文明、燦爛的文化。備送的方案有近千件，中國國寶何能盡數？方案經過三個月的普選，三上三下的精選，決定鑄造一隻三足圓腹的青銅器送到聯合國。鼎能代表中國，鼎能彰顯中國光輝燦爛的歷史，無以復加的文明。世界二百一十九個國家及地區，唯有中國有鼎；言中國文化以鼎為代



白頭翁
如是我見

表，其言切切，其意鑿鑿。

這隻二里頭出土的夏鼎，真正能列入華夏文明的開篇首卷。華夏民族之圖騰。這尊夏鼎高二十一點二厘米，立耳、折沿、鼓腰、圓底，素面柱足，鼎口下飾有寬條之紋，故得名雲紋鼎。細細觀此夏鼎，不威不武，亦不靚不俏。估計在全國上千尊青銅器中，屬於平常、不起眼的那類。但它是所有青銅鼎的祖先，物老需細品，給後人突出的感覺是渾圓古樸，敦實蒼健；感覺到靜水流深，真水無香。線條粗獷但奔放有力；兩耳偏小顯薄，彷彿一張男人臉上一對小眼，眼小有神；三條鼎足無紋無飾，尖而短，立而穩，猶如人世間的「抓地漢」；個頭不高，但敦實穩重，特別是其圓腰圓底，粗看有些笨拙，其實那是我們的祖先經過多少年的實踐創造而出，尤其是其鍋一樣的鼎底和桶一樣的鼎身，我的判斷此鼎絕非禹之九鼎，它的作用是尚未轉化為禮器的煮食器。四千多年過去了，人類飲器之大鍋，依然未能脫離先祖們的設計，不該為我們的夏鼎自驕驕傲嗎？禹之神奇或不在於治水，亦不在於三過而不顧，而在於其創造了鼎之文化。鼎是華夏民族獨特的圖騰，禹不該呼之為偉大嗎？

（「觀鼎」之二）



客居人語
姚船

秋天到，楓葉紅。是秋用彩筆把綠葉染成燦爛，還是楓為迎秋把自己打扮？

秋，是豐收的季節，也是楓葉迷人的季節。加拿大被譽為楓葉國，每到秋天，大地展現出一幅雄偉壯闊、五彩繽紛的彩楓畫卷。如果說，城市滿街滿巷的楓樹被馬路和樓房分開成一排排或一片片，只是點綴着風景，那你走向郊野，就會發現大地一片艷紅，夾雜着金黃，美麗的楓葉把秋天佔滿了。

往年這個時候，加拿大人會闔家大小，或約上三五好友外出賞楓，在童話般的世界享受大自然的恩賜。火車或巴士賞楓團也像楓葉一樣火紅。然而，這個秋天……疫情的陰影仍籠罩着北美洲這片廣袤的大地。

正是一波未平一波起，加國從三月開始的第一波疫情還未結束，第二波已迫不及待湧來，而且比第一波更兇猛，感染人數屢創新高。多倫多剛進入解封第三階段不久，人們懷着忐忑又有點喜悅的心情，走向久違的



英倫漫話
江恆

多年前我住在北角時，經常穿梭於車水馬龍的英皇道，其間無數次經過皇都戲院，但從未仔細端詳過這座古老建築，一個原因是劇院已改成商場，周遭常擠滿吵雜的攤販和顧客，令人無法駐足，另外劇院年久失修，外觀顯得有些殘舊，引不起我的注意，我甚至一度以為天台「飛拱」是火災之後的痕跡。直到劇院拍賣的新聞出來，我才大呼「走寶」，對它另眼相看。

我覺得，之所以小看了它，除了其外觀老舊之外，還在於沒有一個醒目的標識來說明它的「身價」，換句話說，如果不是專門做功課，很難得知它有過輝煌的歷史。這不由得讓我想起在英國時，當地有一樣非常特別的小東西，它背後卻蘊藏着建築保育的大哲學。

我說的小東西，就是英國的藍牌子（Blue Plaque）。走在倫敦街頭，一些建築物的外牆上，經常會看到鑲嵌着一塊圓形的牌子，它們通常有臉盆大小，由陶瓷燒製，藍底白字，上面寫有人的名字、生卒年份、身份頭銜，以及什麼時間曾在此居住過。由於它們非常不起眼，很容易被人忽略掉，常常誤以為是某種門牌或商戶的標誌。我初到倫敦時，也沒把它當回事，直到經朋友介紹，才知道它們大有來頭。

原來早在一八六六年，英國保育組織——英格蘭遺產委員會（English Heritage）為紀念歷史名人和他們曾經活躍過的地方，便開始在他們曾居住或工作過的地方安裝藍牌子，也就是說，這些建築物是歷史的見證人，也為歷史愛好者提供了追根溯源的機會，可謂承載了特殊的人文意義。

藍牌子很有講究，不是能說上就上，為保證被紀念的名人能經得起時間考驗，只有在他們去世二十年後才有資格登上藍牌子。另外，普通民眾也可以提名值得藍牌子紀念的人物，經過委員會審核，如果達到要求，他們會被新製作到藍牌子上並正式掛出。

根據官方的統計，倫敦共有九百多塊

秋風牽着紅葉來

酒樓餐廳享受美食，酒吧、健身房、圖書館有了顧客或讀者的身影。然而，不足一個半月，從十月中旬起，一切又被打回半年前的原形。那些地方的白天夜晚又變得靜悄悄。楓葉依然紅艷，可誰有心情去欣賞它的美態？更何況外出還受到種種限制。

我認識一對從國內移民來的夫婦，原先和兒子住在一起，負責照顧兩個孫子、孫女。去年開始，小孫女上了中學，自行上學返家。兩夫婦輕鬆了，與兒子商量好，在附近租了一個柏文單位居住。他們說，忙忙碌碌一輩子，該享受一下兩人世界，自由自在過晚年。記得搬新居時，兩人計劃着，以後每年回國內一次，住女兒家，加中兩邊玩。

想不到今年就碰上這種情況，成了「大鬧蟹」，動不得，連近在咫尺的兒子家也不能去，因為學生被要求不要與非同住的祖父母接觸，以免增加長者感染風險。不過遺憾之餘，他們卻有了意外收穫，幾個孫輩每周都有視頻或照片傳到手機，一聲稚氣問候，一個活潑笑臉，令老懷大慰，笑說「因禍得福」。

小東西的大哲學



◀倫敦諾丁山聖詹姆斯花園街三十一號鑲嵌着介紹老舍的「藍牌子」
© English Heritage

這樣的藍牌子，在倫敦以外也有少量的分布，其中不少名人是全世界家喻戶曉的，比如：大文豪狄更斯、大偵探福爾摩斯的作者柯南·道爾、懸疑電影大師希區柯克、披頭士樂隊成員約翰·列儂、「007之父」伊恩·弗萊明等等。

既然是名人，自然少不了故事，掛了藍牌子的故居就成了「故事書」。就說位於倫敦市中心霍爾本區的狄更斯故居，它如今已被改建成狄更斯博物館，裏面會根據他的文學作品，定期舉辦不同主題的展覽。

有一年聖誕節，我受邀前去參觀，博物館是按照狄更斯的名著《聖誕頌歌》（A Christmas Carol）所描繪的情景來布置，屋內架上燭台，升起灶火，擺好餐桌，還有美酒、火雞和聖誕布丁，幾位僕人的蠟像栩栩如生，博物館還請來了演員為參觀者現場朗讀小說，伴着搖曳的燭光和昏暗的灶火，以及耳畔傳來的陣陣馬車叮噠聲響，那一刻，我彷彿穿越時間隧道，回到維多利亞時代，置身於大文豪身邊。

要說故事最為精彩的，還是三位登上了藍牌子的中國人，分別是政治家孫中山、作家老舍和藝術家蔣彝，他們都曾或長或短地在英國旅居，並且留下值得書寫的足跡，他們能被提名和正式掛牌，也足以證明他們在英國人心目中的地位。

作為第一位獲得掛牌的中國人，老舍曾於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九年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後更名亞非學院）任教，總共在英國居住了五年，鑒於他在倫敦的故居有好幾處，被授予藍牌子的是他居住時間最長的諾丁山聖詹姆斯花園街三十一號。正是在倫敦期間，老舍完成了《老張的哲學》、《趙子曰》和《二馬》的著名三部曲創作，也一舉奠定了他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

班克西整蠱

兩年前的倫敦蘇富比秋拍，英國塗鴉藝術家班克西（Banksy）自毀名作《氣球女孩》的大膽舉動仍時常被人們談及，今年的倫敦秋拍剛開場，這位向來不走尋常路的藝術家已經用一幅惡搞名畫先聲奪人。

這位匿名的、行蹤不定的神秘藝術家，時常在歐洲乃至世界各地的公共空間留下黑色幽默式的圖像或句子，也每每以蔑視權威著稱。從印象派名家莫奈到二十世紀美國知名畫家霍普（Edward Hopper）的名作，都逃不過被他「整蠱」的命運。今次亮相倫敦秋拍的《給我看莫奈》（Show Me the Monet!），若是莫奈的擁躉們見到，恐怕會氣瘋：原本優雅恬靜、充滿光影之魅的睡蓮池，在班克西畫中，竟然成為隨意傾倒垃圾的污水池。超市購物車和城市公路邊常見的錐形路障被丟棄在池中，全然改變畫中氛圍，將莫奈在巴黎郊外吉維尼小鎮精心營造的、充滿東方園林及自然風情的花園，「惡搞」為一個反諷都市消費主義乃至當代物質文明的黑色幽默現場。

在互聯網惡搞文化時興的當下，從文藝復興到現當代，許多傑出藝術家及其作品都不免成為被嘲諷的對象。有些「惡搞」是浮於表面的：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當下，不少網友用Photoshop技巧，



黛西札記
李夢

為名畫中主角戴上口罩；又如，維米爾名作《戴珍珠耳環的少女》曾一度被眾人當成cosplay以及自拍的範本。而班克西的整蠱或惡搞，初看也是嬉笑怒罵的，其實更具深意。《給我看莫奈》充滿對

於都市消費主義與過熱慾望的反思，看似不動聲色，卻力道十足。而同樣極富力量的「改寫」，也出現在霍普那幅為人熟知的《夜遊者》。

《夜遊者》（Nighthawks）不單是霍普本人常談常新的畫作，也幾乎可說是二十世紀美國藝術的代表作之一。深夜的紐約街角，鬼魅的街燈，以及餐廳中表情惆悵的食客等，都是霍普對於城市生活壓抑與孤寂的直白呈示。尖角般銳利逼仄的餐廳空間，將人們困於其中，也暗示城市中個體的擠迫與冷漠。

班克西偏要打破霍普畫中壓抑的靜。在他創作的《夜遊者》中，一位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赤裸上身，只穿一條印有英國國旗的短褲，用一隻美國街邊快餐店中常見的塑料座椅，打破將餐廳內人們與外界隔開的玻璃，似乎以這樣暴力式的舉動詰問房間裏的人：快停下你們的憂鬱吧！想來對於班克西這樣極具破壞力且想像天馬行空的藝術家來說，在這個充滿躁動與紛爭的世界中，所有歲月靜好式的表達都是矯揉造作的吧。



▲班克西的《給我看莫奈》在倫敦蘇富比秋拍亮相

蘇富比供圖



市井萬象

層林盡染

金秋十月，又到了北京觀賞紅葉的最佳時節。坡峰嶺景區位於北京市房山區，總面積約二千畝，景區內有元貢楓、黃楓、火炬等多個紅葉品種，漫山的紅葉吸引遊客前來觀賞。

新華社

